

在无尽的时光里想念你

《只有芸知道》观后

◆ 胡笛

在新西兰如画的风景区，《只有芸知道》这部影片像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散文诗，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性，连生死离别都显得平缓而克制。影片中男女主人公隋东风和罗芸出国的时代背景和各自家庭背景相对模糊，也没有复杂社会关系的纷扰，更无一地鸡毛的中年琐碎，镜头着力捕捉放大的是两人情感的日常。

影片以“人鬼情未了”般场景开启叙事，中年痛失所爱的隋东风带着妻子罗芸的骨灰去往她一生最重要的几个地点：两人开中餐馆的新西兰小镇克莱德，相遇相爱的海滨城市奥克兰，北京罗芸父母家以及她向往的鲸鱼之地。没有无尽的哀伤，情绪在沉重与轻盈之间回旋。

这是一对契合度很高的爱人，就像初见时长笛与钢琴的合奏。屈指可数的分歧是罗芸日久积累的对小镇生活的厌倦和去意，15年静谧的田园生活期间失去了未出生的孩子，作为情感寄托

的流浪狗布鲁也生病去世，罗芸许下了“只有芸知道”的愿望：希望中餐馆被毁。罗芸希望两人走出餐馆束缚，让整日围在灶台旁的隋东风能有重拾长笛的机会。而东风以为小镇生活适合缺乏安全感的罗芸。夫妻间对于未来生活模式的选择差异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原本可以成为最具戏剧冲突的一幕，影片刻意引而不发，这成为影片备受诟病之处。

影片真正打动人心的是关于告别的几个场景。作为两人情感寄托的爱犬布鲁去世前，对东风喂的药提不起兴趣，罗芸毅然喂了它最爱的香肠，听着布鲁沉重的喘息声，东风默默将它的足印泥备好。离开小镇后不久，罗芸依偎着爱人缓缓交待自己后事，这其中有多少对生活无限的眷恋和生命将尽的恐惧，而东风却无能为力。正如两人婚姻见证人林太所说“半路剩下的那个人，苦啊！”这才是引发人们共情的主题，任何一段生命关系都有时间的限度，告别是无法躲避的生命课题。

片尾图文标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布鲁威风凛凛，“罗芸”笑意盎然，真实更让人感慨。或许正是因为记忆太过珍贵，影片将大量笔墨倾注在两人相处的细节，连日常冲突都予以舍弃，在无尽时光里想念你，往日种种只有你的好。



看完话剧《空房间》——

一对母女剧场门口相拥而泣

◆ 李刚

母爱，无私，伟大。几乎所有的常规认知都会把这种近乎本能的爱意作为人类社会神圣而崇高的情感。但凡事皆有例外，当爱成为私产或游移成偏离共识的生活之重，极端的故事就发生了。话剧《空房间》讲的就是这样一种家庭、女性、母女的相处之难。

“你在家，怎么灯都不开”，“你应该找份正经的工作”，“你希望我饿死，好给你省了麻烦事”。故事一开始，就呈现出这种在日常生活暗流下的对峙与角力。母亲徐小云退休后的生活丰富多彩，却始终用埋怨、责怪、挖苦“管理”着女儿娜娜。娜娜的一切她似乎都不满意，因为她预期中的女儿要远远优秀于现实中的女儿。爱，有点发酵，有点变质。一股无形的戾气在丝丝空气里膨胀开来。

女儿娜娜，一个倔强的女孩。表面上她在叛逆或反抗着母亲的控制，内心深处却试图解开困扰自己的秘密：爸爸是如何死的？母亲为什么这样对我？这两个疑问，就像阿喀琉斯之踵一样窒息着她。母亲单向、逼迫的爱成了她的痛苦之源。更萧瑟的戾气从母亲那里传染到女儿的身上。她无法抗拒母亲却能抗拒自己、折磨自己、直至毁灭自己。

日常生活变得硝烟弥漫，两个女人成为战争的对手、敌人。话语成为利器，刀锋阴冷、寒光割肤。房间成为战场，无法躲避、难以逃脱，困兽犹斗。戏剧的力量从矛盾上升为思考，从具象深入到抽象。随着剧情的展开，萨特曾经探讨的人类困境渗入你的思考边界：爱情即冲突；他人即地狱。人类相处的窘境在剧中成为哲学上的极端命

题：一个极端是自己任别人摆布；一个极端是自己任意摆布别人。

《空房间》就在这种紧张与焦虑的气氛中，张开了它刺向房间内所有空间的锋芒。此时，或是假设或是真凶的那把枪成为这个剧至关重要的隐喻。从开始娜娜发现它、捡起它，并把它塞入沙发缝隙那一刻起，这把枪像钉子一样深深“钉”在这个屋子里，它不时地暗示剧情的悬念与人物的命运，直至剧终娜娜再一次攥紧它并把它像宿命般地带走，一切似乎都在喻示着两代人的不可调和与各自的背离。消失的父亲更是这部剧的潜伏之“梗”，在一个缺少父亲与父爱的残缺家庭中，失去的那份男性角色被那份未知的猜忌、怀疑、敌视所替代。

该剧作者未央似乎洞察着萨特的怀疑：在社会激变的大转型中探究着人性的滞阻与缺失。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对戏剧的社会使命有了明确、深刻的认识。作为观众来说，欣赏这样一部作品需要阅历和勇气。就像易卜生在自己作品扉页上写的那样：写作，即是坐下来判断自己。《空房间》首轮演出的第二场，一对母女看完演出后在剧场门口相拥而泣。她们被这部剧唤醒。泪水、拥抱替代着难以平复的和解。

我们正处于疾速奔跑的时代。时光如梭，往往冷落了屋檐下的生命，怠慢了滋长芸芸众生的家庭。现代生活挤压着亲情，喧嚣的城市淹没了生长情感的土壤。爱，有时会背离初衷，变得势利、攀比、面目全非、一意孤行。岁月总是跑在灵魂的前面，好在我们还有信念，也许这就是《空房间》带给我们的思考与警示。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上海的小囡过年，特别向往雪。自儿子记事起，每逢过年，都要问我同一句话：今年下雪么？有时我从北方回来，告诉他一路上都是鹅毛大雪，铁道两边白茫茫一片，他小脸红扑扑的，特别兴奋，就像眼前在播放《冰雪奇缘》一样。有一年，上海下起了雪，他尽情撒欢，仿佛捡到件宝贝玩具，和小伙伴追着打雪仗，堆雪人，恨不得钻进雪里把这个年过完。

雪，成了如今上海小囡对过年的期许。物以稀为贵，北方孩子司空见惯的天气，换到千里之外，反倒被视作新年的厚礼。倘若没有皑皑白雪，这个年也能过得印象深刻么？于是我问儿子：在你眼里，过年意味着什么？他掰着手指数道：红包、年夜饭、鞭炮……

红包代表有钱添置动漫人偶，年夜饭代表吃完不用做功课，出乎我的意料，鞭炮的意义，原来对他也有些特别。有一年，我们载着他在郊区的路上跑，去了好几处销售点，要么关门，要么售罄，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还剩几千响，赶紧买回家。在小区的空地上，拆去蜡纸，将直导火索，捏着点火杆的手一伸一缩，儿子捂住耳朵，让那噼里啪啦的巨响追着自己四处逃窜的脚步，和表兄弟们兴奋地嚷个不停。如今，外环内早已禁放鞭炮爆竹，郊区的销售点也越来越少，这儿寻他千百度，好不容易得来的热闹，倒让孩子有再来一次的欲望。

今天的生活质量，让曾经过年的“共享”变得稀松平常。一日三餐就能媲美年夜饭的丰盛，时髦新款随时可以穿上身，亲戚朋友有空便聚会叙旧，以前那些到过年才能干的事，如今没过过年时就都干了。再问儿子过年意味着什么，他说：是看徐峥叔叔拍摄的“囧途”系列电影，是打一晚上“王者荣耀”……似乎，过年倒是用来做平常的事了。

在年俗部分消失、年味逐渐平淡的今天，找一件具代表性的事情，感受、传递新年的气息，似乎难有明确的选择。万圣节，孩子拎上南瓜灯去邻居家讨糖；平安夜，他伏案致信圣诞老人，等着第二天床头的礼物……我们的新年蕴意太丰厚，如此单纯强烈的仪式又怎能全部涵盖？

有朋友索性想到和孩子一起写春

新民
艺评

孩子们的 新年俗

◆ 江南

联。买回正丹纸，细细研墨，两代人一起构思，然后写了贴在自家门上。咬文嚼字的过程中，孩子从未如此投入过，你出上联，他对下联，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真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劲头。贴完春联，孩子做成Vlog（小视频）发到网上，接受同学们的点赞，那种成就感真比语文拿了班级第一还高兴。还有朋友在音频网站下载自己儿时喜欢的滑稽戏，和孩子一起欣赏，因为大人可以听个情怀，孩子可以温习传统。戏里，滑稽团团的上海老爷叔为小听众再现过年的习俗——扫地是往屋里扫，以免把福气都扫掉；大年初一可以困懒觉，这一天妈妈不会来拎耳朵……原来，过年的背后，藏着许多要在新年实现的愿景，这些愿景用特别的形式来突出，就有了年俗的仪式感。

其实，很多旧年俗并不是消失，只是慢慢生长出适合现代生活的模样，变成孩子喜爱的“新年俗”。逢新年，儿子会来一场汇报演出，送给父母。演出前，浓浓的新年气氛就散发开来。儿子把购买的灯笼骨架拉开，黏上灯笼纸，然后取笔，蘸墨，绘上不同的年画。有山水空灵，有梅兰竹菊，儿子最满意的自然是涂上片片雪花，取意“瑞雪兆丰年”。这个过程中，孩子与父母一起装裱灯笼、琢磨盘扣、背诵串词，年味顺着孩子的劲头，落进他的心里。灯笼挂起来，丝竹奏起来，欢天喜地的，是属于孩子的新年，一丝不苟的，是被孩子守护的年俗。新年的仪式感就这么传承下来。

懂仪式感的孩子，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因为这会助他拥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未来，即使不是新年，平常的日子里，取得成绩的他，也乐于用自己的方式庆祝。每一天的快乐他都会累积起来，求得一辈子的幸福，并愿将这份幸福与自己爱的人分享。所以，帮孩子去过他们自己的新年吧。仪式感，是家庭给孩子再好不过的礼物，身为父母，千万别把它丢了。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